



## 1

王媒婆给李明介绍个对象,说得百里挑一似的,说得李明妈心花怒放一个劲地劝儿子同意。相亲那天,李明看那个叫陈玲的姑娘满脸青春痘,身材像搓衣板,实在没感觉,可架不住老妈一阵连珠炮似的哄劝:“你俩弟兄都不小了,都没对象。你是家中老大,马上就满三十岁了,不能再拖。你真要求太高,过得去就行。再说看了那么多姑娘,也就只有她没说嫌弃你,你真不晓得好歹!这姑娘还是个能干的人,比那些娇滴滴的花瓶子强多了。”

李明赌气似的说:“好啊,依您的,我同意还不行吗?你们喜欢就好,莫烦我就要得。”

李明妈这才舒了眉头。之前相了几次亲都没成,这回总算有了眉目。

王媒婆和李明妈促膝长谈。王媒婆说:“这婚事呢,关于彩礼方面,那妹子的娘也交代了,按地方习俗,该有的都要有。这可是有样学样,他们村里人娶媳妇下了二十万聘礼,新娘子和岳母娘各置备一套‘三金’首饰,这也不能落后于别人。人家还讲啊,如今的年轻人时兴结婚戴大钻戒,就是像电视里男明星手上戴的那种,叫做鸽子蛋的,也要配齐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呢?”

李明妈面露难色:“这……不瞒你讲,我原先预计顶多凑合花二十万元,如今光这彩礼就要二十万元,再加上大钻戒和两份‘三金’,还有各方亲戚要打点应酬,宴请办酒,整个花费得三十九万元呢,我到哪里凑得齐呀?”

王媒婆手搭着她的肩:“姊妹呀!这两个伢子难得撮合成了,不容易啊!做父母亲的一世为人,为了什么哦?劳心费力不就是为了伢子过得好吗?钱嘛,身外之物,来日方长,李明身强力壮以后还可以赚得到嘛,关键是要成家呀!”

李明妈叹着气:“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还要趁女家提的条件不算高,赶紧下手。隔壁村另一家的妹子提的条件更急人,人家男方明明有才建好的新楼房,她硬是要男方去城里再买一套房才肯结婚。还有一个妹子,不但要去城里买房子,还要有不低于三十万的新车子。你算一下,那样子要好多少钱?啧啧,现在的年轻人嘛,不好评价。”王媒婆皱眉头摇头,一副无奈的样子。

“啊,还有这样的事?”李明妈惊大了眼。

王媒婆抓紧时间:“我看这样好了,我回头同女家那边讲下,彩礼少一点,给十八万吧!这个大钻戒的事不能马虎了。你看可以不?”

李明妈一咬牙:“行吧,就是这样了!”

王媒婆乐开了花,她起身拍了拍李明妈的肩:“等着抱孙子吧!嘿嘿……”

李明妈拿出自家的积蓄,又找亲戚东拼西凑,好不容易凑够了彩礼钱,还有其他的开支,大钻戒还要买呢!她为此笔钱脑袋都想痛了,后来想到了雇自家老头伐树的林场主李老板,想着从他那预支老头的工资。

李老板一天工资两百块,不是每天都有活干,一个月难得上几天班,也就干把块钱的样子。她找李老板借到了两万块钱。

她又想到张强。他是村里私营茶油加工坊的老板。张强这几年一直在搞种植业,他将自家的几亩山地开荒,统一上油茶树。到了茶子果成熟的季节,就组织村里的妇女们手工摘茶果,计件按斤算,李明妈手快,经常得第一名。到了茶子果加工榨茶油时,能干的李明妈也被邀去帮手。

晚上,她走进了张强家。她对张强说:“强伢子啊,我缺钱了,想向你预支五年工资。反正我之前一直给你干活,以后也一直在这做事,不去别家做,你看要得不?”

张强滴溜溜地转动着眼珠子说:“哎呀,李婶子你要借钱直接讲嘛!讲什么几年工资呀,说得我好像杨伯劳似的。讲吧,你要好多少?”

李明妈咬了咬嘴唇,把心一横:“三万元!”

张强脸上有一丝不悦,但很快便藏进了堆笑的褶子里:“要得,后天给你。”

李明妈松了口气:“哎呀,真是太感谢了!那我等你的钱啊!”

第二天,李明妈又走进了信用社……

## 2

李明和陈玲的婚礼如期举行,两家老人都很欣慰。尤其是当一对新人相互为对方戴上钻石戒指时,陈玲妈更觉得自豪,这件事男方办得硬是漂亮。陈玲手上那枚钻戒,比村里上一个结婚的新娘子还大一些。“一克拉单钻经典六爪型,白金戒圈底座的,据说花了五万多元呢。”这事早已被陈玲妈明里暗里当广播播了。

婚礼上,唯有一对新人表现得平静如常,看不出情绪起伏。李明和一帮兄弟朋友喝得酩酊大醉,被抬进新房,倒头就睡。陈玲在落寞复杂的心境中,想起了张军。

张军是她的初恋,那真是一段纯真快乐的时光。张军曾牵着她的手去逛夜市,在地摊上精心为她挑选一枚五块钱的合金戒指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物是人非,可她一直珍藏着那枚早已生锈的戒指,时不时地拿出来缅怀一番。之后,在老妈的安排下,频繁相亲,她却再也未能遇到那个心动的。这次能相亲成功,是老妈的积极促成。她自己想的是:不是张军就没有什么意思,干脆不挑了,是个男人就要娶。她七想八想,想着想着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,李明睁开眼,看到床上的红被子、窗户上贴的大红喜字,他有点迷糊:我结婚了,我这就结婚了?他又看着身边背对着他睡的新娘,不觉心中怅然,家里为了这门婚事硬是亏空了。

在结婚的前天夜里,老爸和老妈还一再嘱咐他,千万莫让陈玲知道家里为了办婚事欠了债的事,否则还不晓得人家妹子心里怎么想呢。那么会让她觉得有压力,那么会让她后悔嫁过来。这两种情况都不好,要让她过安生的好日子,早点为李家开枝散叶。欠的债嘛,慢慢还。

李明看了看手上泛着白光的钻戒,想起了曾经的恋人林薇,心中满是遗憾。林薇性格温柔,善解人意。经常是李明只说出上半句,她就能接下半句。十八岁那年,在一棵老樟树下,他曾羞涩地送给林薇一枚自制的纸戒,用粉红色纸做的。林薇感动得依偎在他怀里,连连夸他手巧。

他动情地说:“薇薇,等我找到自己工作,赚到钱了,我一定要给你买个真正的钻石戒指。然后,我们就举行浪漫的婚礼,永远在一起!”

林薇却说:“我不要什么钻石戒指,我只要有你就好!”

这句话李明永远记在心里,温暖了好多年,可惜两人有缘无分。他轻轻叹口气,独自下床。

## 3

因为心里压着债,李明和老爸每天琢磨怎么捞收入的事。春天摘新茶尖尖,制成的干茶叶可以卖到一百五十块钱一斤,采野蘑菇晒干后也可以卖百元一斤,多种些蔬菜和西瓜,也可以在赶集的时候卖到钱,秋天还可以摘秋茶、采秋蘑菇,冬天可以做腌菜……

老爸没有砍树的活儿时,也可以给李明帮忙。李明总念叨说,现在的社会真是好,农村人只要勤快就能赚到钱,虽然发不了大财,但解决基本开支是没问题的,不像从前那时候。这么一想,她又很快乐。

她听说有个新活路可以赚到钱。有人专门上门收野生毛竹棍,一块钱一支,当场现金支付,不欠账。听到消息的第二天,李明就带着李爸上山里边去了。湘北多丘陵,一座连着一座,串珠似的。那些山丘里好多野生毛竹。李明和李爸第一天就砍了一百多根,现金到手一百多块。

劳作惯了李明不干活身上就不自在。有一天上午,下着倾盆大雨,李明无聊地倚在门边发呆。雨刚一停,她就强行拉上李爸进山砍毛竹。山地潮湿,坡上滑溜,李明在砍完一根毛竹后滑倒在地上,痛得

## 婚戒



易美

直喊“哎哟”,不远处李爸听到了,想拉她起来,发现她没法动了。李爸找人帮忙,把她送到医院检查。结果显示她的右手肘脱臼,右大腿上被锋利的竹根尖尖扎了个洞,血肉模糊。

婆婆受了伤,陈玲便承担了所有的家务。她摘下了手上的钻戒,这样干活方便。其实,她原本也没那么喜欢这些身外之物,虽然它让她在外人面前赚足了面子。那枚贵重的钻戒冷冰冰地躺在首饰盒里,她决定以后都不戴了。

李明回家,才知道母亲受伤了,尤其是知道父母为了债务,一直背负着不小的压力下,他愧疚之余,竟然产生了对陈玲的轻视和不满,不满当初结婚时提那些苛刻的条件。杨家娶媳妇那么风光,是因为他家是当地最有钱的人,怎么能跟人家比呢?农村就这样,方圆十里,谁家有钱没钱大伙儿眼睛都是雪亮的,恁谁也掩藏不了。打肿脸充胖子也没用,背地里总有人不停地比较,摸底估算。你陈玲家又不是没背地里调查过我家的底细,干吗非得和有钱人家比呢?想到这,她悄悄地刺了张玲一眼,哼!势利女人。要不是看她在地里亲力亲为地照顾老娘,实在挑不出什么错,李明可能就忍不住跟她找碴吵个架了。

李妈治伤养伤要花钱,李明为了减轻家里压力,偷偷将自己手上的钻戒,拿到长沙当初购买的那家店铺,打折退了,换了一点钱。他想好了,要是万一被陈玲发现,他就说在工地上干活弄丢了。这样说合情合理,也不伤人。

还好,陈玲不是很关注这些,她的心思都放在照顾受伤下不了床的婆婆这件事上了。为婆婆擦身洗脸,煲汤煮粥,周到细致,把李明妈感动得无以复加,觉得花大钱娶到这么好媳妇很值得。出院后,李妈是逢人就夸自家媳妇孝顺、贤惠,自然也少不了私下催李明早点让她抱孙子。

李明是做室内装修的,在四十多公里外的省城长沙做事。原本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的,自从听老妈老是夸陈玲,就改为每个周末回家了。

## 4

日子平淡地过着,一家人相处挺客气的。陈玲性子柔和,李明话不多,每一句都很规矩,没有一点幽默感。虽然日子过得有点过于平淡乏味,但这不能算缺点。陈玲心里明白,那也是奔着好好过日子的人,就要多想对方的优点,少想缺点。

陈玲检查出怀孕时,她有一种完成任务的轻松感。自从结婚后,两个妈都盯着她的肚子,时不时就要“关怀”一下。当李明妈在电话里告诉李明要当爸爸的时候,李明表现出一种茫然的平静。

李明妈把陈玲供祖宗似的照顾着,不让她干一点家务活,还每天按时制作各种点心给陈玲吃,简直比亲妈还贴心,这让陈玲对这个家有了不少好感,她觉得有这样的婆婆也算嫁得值了。李明待她比之前更加客气,话更少,生怕自己嘴笨说错话,惹孕妇生气。有时候他会悄悄地打量陈玲的肚子,不知道想些什么。陈玲静心养胎,情绪十分稳定,轻松度过了十月怀胎。

陈玲于半夜时分胎动增强,破了羊水。陪她睡一个房的婆婆,赶紧叫醒隔壁房的李爸,开始张罗去医院。李爸先给她在长沙打工的李明打了电话,让李明尽快回来,又给村里卫生站的黎医生打了电话,让她过来瞧瞧。卫生站不远,半小时后黎医生就到了,她给疼得直不起腰的陈玲做了基本检查后,面色凝重地说:“这个胎位明显不正,是难产的迹象,最好尽快去县人民医院,那样保险一些。”

大半夜的,村里那个有车的后生伢子都不在。李爸只好翻出名片,打电话给平安车队的刘司机。一番折腾后,好不容易才来到县人民医院。医生说幸好胎位回正,但孩子偏大,生产过程会比较艰难。

陈玲尖锐的惨叫,一声声地把李明拍崩溃了。他先是来回踱步,后来就开始蹲在地上哭。李明从来不知道女人生孩子要经历如此痛苦,陈玲可是遭罪了。他正想着的时候,手术室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啼哭,他像弹簧一样从地上弹起来,快步冲到手术室门口等候。

几分钟后,手术室的门打开了,护士满脸笑意地说:“母子平安,是个大胖小子。”李明只是瞄了一眼那毛茸头般的小脑袋,就探头往手术室内瞧。护士见状说:“妈还得过一会儿才能出来。”

李明这才看向那孩子,他正被奶奶抱在怀里。满脸皱巴巴的,怎么丑得像个老老头呢?李明琢磨着,愣是高兴不起来。面色苍白的陈玲躺在病床上,被护士轻轻地推出手术室。李明心里这才踏实,他协助护士将陈玲安顿到病房后,又问陈玲吃什么?陈玲看

着他,摇摇头,两人平静地对视了片刻,心里都有了不一样的、难以表达的情绪。李明别过头,认真打量起一旁的新生儿,脸上渐渐有了舒缓的笑意。

下午,一些得知喜讯的亲戚赶到医院探视,产房里喜庆热闹。可到了护士例行给产妇压肚时,陈玲又是一番疼痛难忍的尖叫。李明着急地说:“护士,能不能轻点?”护士说:“这是帮助产妇排瘀血,轻点压可就不起作用了。”

李明苦着脸,皱着眉,无奈地接受。后来陈玲听老妈说,生产的时候,李明在手术室外陪着哭了好久,她心里有了莫名的触动。唉,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脆弱没出息呢?她胡思乱想了很多。不知为何,想起张军时,没有之前那么多的缠缠绵绵了。经历了生孩子的分娩之痛,赶走了一些感性的东西,让她重视现实了。

李明也在午夜时分,向往事告别。他想到陈玲为他生孩子遭的罪,就觉得但凡多受一次林薇都是深重的罪孽。再美好的回忆也都成为过去,没必要再搁在心里折磨自己。从今以后,为了孩子,要一心一意过日子。他暗自劝慰自己。

## 5

陈玲不能母乳喂养,孩子只能吃奶粉,这又多了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毕竟太差的也不敢给孩子吃,还得选品牌的才放心,可牌子太大的都贵。李明的经济压力又增加了。他时常表现出一种外在的深沉和平静感,其实内心憋着兵荒马乱的纠结,像是一座随时会爆发的火山。

那天在饭桌上,一家人闷声吃饭,他无意中瞥见陈玲手上的钻戒竟然也不见了。他先是有些诧异,而后心里腾起一股无名火。什么时候取下的,我怎么没注意呢?我取下戒指卖掉是为了生活,她取下的估计是嫌弃吧?我们家可都是为了这小玩意花费不少钱,她还不当回事。

他用力扒拉几口饭之后,看了看陈玲面无表情,忍着情绪问:“陈玲,你那戒指哪去了?你为什么不带?”

陈玲抬眼看着他阴晴不定的脸,坦然地说:“戴着那戒指做家务活不方便,我就取下来了,怎么啦?”

他心里一虚:“哦,没什么。”

陈玲又说:“我觉得吧,这大钻戒当初就不该买,挺贵的还不实用,戴着也洋气不来。”

李妈眼睛一红,借故起身。李明将饭一粒一粒地往嘴里送。

陈玲又说:“要按我的想法,你还是拿到当初买的店里打点折扣退了。我真不喜欢戴什么首饰,可累赘了。换些钱回来实用些,以后别让爸妈成天那么辛苦了。等孩子再大一点,我也去找份工作,让爸妈在家带宝贝就可以了。”

李爸端碗的手微微颤抖,连着几声喘,他慢性支气管炎又犯了。李明心里五味杂陈,心和心的距离,有时候觉得那么远,可有时候明明近在咫尺……

他沉默了几秒钟,放下碗筷,郑重地对陈玲说:“你说得对,爸妈岁数大了不能太劳累,但是你也暂时别往外去找工作。爸妈老了,身体都不好,孩子又小,屋里不能没个主事的。”

“可这家里,光靠你一个人赚钱怎么办?我也不能闲着。”

“明年我不出去打工了。”

“那没人赚钱怎么办?”

“我决定也在家搞种植业,向张强学习。他思维超前,格局大,抓住了扶农好政策的机会。但是我觉得只要思路对,什么时候起步都不晚。我已经和一个专门做生姜生意的老板谈好了,明年帮他种姜,不愁销路。他让我想好了就找他签合同,就是前期需要贷点款,按我的规划大概需要投七八万块钱。我想租用村里没人耕种的田地,并出工资邀请乡亲们帮忙栽种。两三年后,我们家就会富裕了。”

“那你别去贷款,把我们那对钻戒打折退了!还有那‘三金’首饰,我也没怎么戴过。这是翻身的好机会,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做成。”

李明没想到陈玲会这么支持,肯定自己的想法。他撇撇嘴,愣愣地看着陈玲,心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兴奋,有一股能量正从脚下升起,让他有想飞起来的冲动:“那……也好,等赚了大钱,我们再重新买更好的戒指。”

“我都说了不喜欢那玩意,还买来做什么?我就想不明白,这过日子和那两个圈圈有什么关系。当初爸妈要是听我的,让我自己操持婚事,我肯定不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。”

“别人都想要,你为什么偏不喜欢呢?”李明第一次对陈玲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

“我觉得那和普通石头没两样,不是我不识货,任何东西的价值都是人赋予的。只要两个人心齐,把日子过好,你就是给我一个纸做的或是草编的戒指,我也觉得是无价之宝。”

金秋微雨落,满城桂花香。桂花,盛开在秋季,花期不长,喜暖耐寒,可入药。它是我喜爱的花之一,但今年却因夏季的持续炎热推后了花期,迟迟不肯绽放。说来惭愧,和它相识多年,直到前不久,我才细细研究了桂花的色泽与种类,而多年来一直把橙黄的丹桂误认为金桂,内心难免对它们有些愧疚。

现在生活的城市中,有一条老巷名为桂花巷,这是去年初秋无意间发现的,它静静地躺在这座城市的角落。巷道两旁是有些年代感的老小区,临街一侧也有居住在此上了岁数的老人,他们习以为常地在桂花树下打牌、闲聊。街道另一侧,拍照留影的都是年轻人,有带着专业相机的摄影师,也有脸上依然充满稚嫩气息的学生或情侣。不经意间,发现树下有个刻着“桂花巷”的镂空装饰,里面满是年轻人为了拍照所折下的桂花,惊喜间,也为它们不能随风自然飘落入大地的怀抱而感到惋惜。

一阵秋风细雨后,大街小巷的空气中都溢出桂花的清香。这是秋季特有的符号,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关注四季的更迭,同时也唤醒了记忆中场景。

老家卧室窗前的桂花树,现已成为回忆。那棵小小的桂花树,伴随着二十年的时光,是我成长的见证。最喜欢在秋季,在桂花盛开

小时在村里听过不少关于牲口的事,待我到了生产队务农,与牲口打起交道,也有了一些亲身经历,才知道牲口通人性,若不善待它们,有时也会做出“坑人”的事情。平时害人的事不见得都是人为的,个别情况下大牲口使起性子,比人还要离谱,不是啃食一片庄稼,抢吃路边或场上晾晒着的粮食那么简单,而是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诡秘行为,不相信那会是牲口干出来的事。

我在村里务农那年月,生产队里有一匹毛梢锃亮、蹄板溜光的大黑马,乍看这马准能驾辕拉套,功劳不小,而实际上它在驾车下坡时不会控行,闯坡时不会施力,就是拿它当个牲子使,拉的那两根纤绳也绷不紧,几乎都要奄拉到地上,气得车把式经常拿鞭子抽打它,连饲养员也看不上它。

秋收时节,一天下午五点多钟,车把式赶着一头骡子和大黑马收车回来,说这大黑马简直太好了,拉纤根本不舍得出力气,要不是这头驾辕的大骡子拼命使劲,今几个拾掇的这些庄稼,就是拉到天黑也拉不完。饲养员听了,便拎起一只水桶,牵着这两头牲口到马号前面的井房子去饮水。他打开水龙头接满了一桶水,直接拎向大骡子的嘴边,非但没瞧大黑马一眼,而且还没好气儿地说道,谁让你这大黑马拉套偷奸耍滑?这水呀就得先给能干肯干的大骡子喝,你就老老实实地在后面给我侍候吧。

他话刚说完,车把式便喊他赶紧回来,让他把干活的铁锥子找出来,车把式想抓紧时间拾掇一下车套,不能耽误了明天出工。

没承想,饲养员前脚刚走,那大黑马后脚便用嘴三大五除二就把水龙头拱开了,将脖子一扭,咕咚、咕咚地喝上水了。喝完,它没再用嘴把水龙头

“拱”关上,那水哗哗地往外流,或许,这就是大黑马想报复饲养员的方式。当饲养员找完铁锥子回到井房,看守井房子的人便跟他吼上了:你说你这牲口性的,要多多二五眼有多二五眼,就不是你们家的水呗,你也不能开了水龙头不管关就走人啊,让水哗哗地流起来没完没了。我要是不看咱们平时交情好的份儿上,非叫你们队上扣你的工分不可!

饲养员忙辩解,我记得我接完一桶水后,就把水龙头关上了啊。那个看井房子的人吼得更厉害了:你就别胡诌白咧啦,连大小孩子都知道,每天六点半过后,才允许村民们到井房子来挑水,现在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,还有这两头大牲口,难道说是哪个牲口把水龙头拧开的吗?饲养员虽然深感委屈,却无言以对。可那大黑马显然情形,却吱吱地伸脖直叫,仿佛是在幸灾乐祸,嘲讽饲养员。

大黑马这次报复饲养员,只是让饲养员挨了人家一顿骂,下一次可是真把饲养员害惨了。时值深秋的一天,生产队长让人运来了四麻袋玉米和两麻袋黄豆种子,说马号的库房是砖房,干湿度都挺好,老鼠也少,这种子存放在这里很合适。队长临走时还特意嘱咐饲养员,你一定要把库房门栓的一端上好锁,以防丢失。饲养员拍着胸脯说,请队长放心,我就是一把上好的锁,有我在,这种子一粒也少不了。

饲养员万万没想到的是,一没有贼偷,二没有鼠盗,只是拴那大黑狗的梅花扣儿若干次被解开过,开始他还以为是小孩子淘气,故意解着玩儿呢,并未多想。可到来年谷雨前打开库房一看,偏偏那两麻袋黄豆种子各少了一多半。现场的情况明摆着:两个大麻袋的门口都

是敞开的,还在原位置上摆放着。显然,这黄豆种子丢失得蹊跷,要是外人来偷,麻袋里还能留得下黄豆种子吗,那还不得连麻袋都扛走才对的啊。

生产队长找来饲养员,让他把丢失黄豆种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,也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可是饲养员却说没有发现任何丢失迹象,他也没做那种监守自盗的缺德事,就是发现拴那匹大黑狗的梅花扣儿,不知被谁多次解开过,是否有可能是那匹大黑马……气得队长立即叫断了他的话,拉长了脸说,我说饲养员同志,你就别在那不会说话的大黑马身上支啦,究竟咋回事,你还是到公社特派员那里去说清楚吧。

当公社特派员询问饲养员时,他翻来覆去地还是跟队长说过的那番话。特派员急了,把桌子拍得山响:请你不要胡编乱造了,那匹大黑马怎么能偷你黄豆种子?那些黄豆种子分明是被你偷走自己的清白,他一头撞到了山墙上,撞得头破血流,人也昏死过去。饲养员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抢救。医生说,人至少得有五六天才可能醒过来,像这种脑震荡严重的患者,如能醒过来并安然无恙,那就是个奇迹。

特派员也没辙,只好以请教的口吻,把马号库房黄豆种子严重丢失和询问饲养员的情况,向公社党委书记作了详细汇报。党委书记说,这事难办,叫他们队上当着那匹大黑狗的面,还往那个库房里存放几麻袋的黄豆种子,咱们安排人夜间观察那匹大黑狗的动静不就结了吗?

第二天上午,生产队长叫上几个女劳力,故意当着大黑狗的面装了一麻袋黄豆,用小麻绳扎好了口儿,放进原来的那个库房。当晚,公社党委书记

记、特派员和两名队员,一起蹬着凳子从马号的围墙外往里窥视,晚上十点多钟,饲养员室内的灯刚刚熄灭不一会儿,就见那匹大黑马先用嘴咬开了拴着它的绳子上的梅花扣儿,而后直奔到库房门前,用嘴将大门的门栓挡板拱起来,甩头往一侧拉扯,直至把门栓挡板拉到门缝将过,又用嘴刁住栏杆,身子后退几步,库房门便轻轻地打开了。大黑马进去大约十多分钟,才走了出来,用头顶着又将门关上,用嘴刁住栏杆,经过几次甩头拉扯,门栓便和原来插得一模一样。

之后待他们几位进到马号库房里一看,那麻袋口儿果然是敞开的,里面的黄豆少了一些。特派员说,我要不是亲眼所见,还是那句话,这怎么可能呢?党委书记一拍他的肩膀说,我的特派员同志,有可能,有可能,两者是对立统一的。遇事必须得认真搞好调查研究,决不能武断专行,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之后,而不是在之前。

还了饲养员的清白之后,生产队长在给他赔礼道歉时说,得把这匹大黑马卖喽,要不然它还会坑害人。饲养员说,要是卖了大黑马,那不是还要坑害别人吗?人家不知道这牲口还能坑人,很容易就叫它给害喽。咱们知道这大黑狗的毛病,既能防着它,又能调教它。自此,饲养员没事就给大黑马刷毛,牵着遛弯儿,还给它一些好的草料,并多次和大黑马脸贴脸地说,大黑马啊,你要知耻而后勇,一定得干出个样子来给人们瞧瞧啊。

别说了,这匹大黑马还真是通人性,一个月后,它便拼命地驾辕拉套。尤其是遇到沟坎儿或陡坡时,它四蹄蹬开,咩咩地往上闯。人们看在眼里,喜在心上,无不为大黑马叫好。高兴得饲养员逢人便说,看来我善待它,它也善待我,这友好相处还真是顶用的法宝啊!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张宇尘

## 文艺周刊

第二九九九期

金秋微雨落,满城桂花香。桂花,盛开在秋季,花期不长,喜暖耐寒,可入药。它是我喜爱的花之一,但今年却因夏季的持续炎热推后了花期,迟迟不肯绽放。说来惭愧,和它相识多年,直到前不久,我才细细研究了桂花的色泽与种类,而多年来一直把橙黄的丹桂误认为金桂,内心难免对它们有些愧疚。

现在生活的城市中,有一条老巷名为桂花巷,这是去年初秋无意间发现的,它静静地躺在这座城市的角落。巷道两旁是有些年代感的老小区,临街一侧也有居住在此上了岁数的老人,他们习以为常地在桂花树下打牌、闲聊。街道另一侧,拍照留影的都是年轻人,有带着专业相机的摄影师,也有脸上依然充满稚嫩气息的学生或情侣。不经意间,发现树下有个刻着“桂花巷”的镂空装饰,里面满是年轻人为了拍照所折下的桂花,惊喜间,也为它们不能随风自然飘落入大地的怀抱而感到惋惜。

一阵秋风细雨后,大街小巷的空气中都溢出桂花的清香。这是秋季特有的符号,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人们关注四季的更迭,同时也唤醒了记忆中场景。

老家卧室窗前的桂花树,现已成为回忆。那棵小小的桂花树,伴随着二十年的时光,是我成长的见证。最喜欢在秋季,在桂花盛开

之时坐在窗前,静静发呆。午后的阳光携着暖意照进卧室,光斑透过树枝,印在我的身上,空气中满是清甜。但今年因为小区改造,它消失了踪迹。虽然有些伤感,但和桂花树之间的回忆,现在想起来依然令人欣喜。那是晨间鸟语

茶和桂花糕,每每想起,我的记忆深处满是跟妈妈一起看过的那场温馨的“桂花雨”,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工作后,我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,内心依然欢喜。一个午后,走出楼梯间,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里,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。寻着这风,在被我命名为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里,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,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去感受它们的清甜。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,开得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浓郁的香气和饱满的身姿,持续一到两个星期,所以在那期间,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,驻足凝望长在高处的花簇,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,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,香气减退,逐渐凋零。

通勤途中,我惊叹于飘入地铁站的桂花香,小小的生命似乎包裹整个世界,在鞋底、在指尖、在发梢,仿佛在每一个缝隙中都能察觉到它们的影子,唤醒人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逐渐麻木的嗅觉以及触觉,找回对时令的感知,以及和自然万物的共鸣。它们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,也是我们独有的词汇,提醒着我生活虽艰辛,但还有它们在这拥挤的钢筋水泥的“丛林”中相伴相守,好似平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而那清香而微甜的气味,带着一丝远方的思念,似乎在和我约定着来年再见。

满城桂花香

高万嘉

还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在桂花树下接桂花的情形。因为下雨,满树的桂花随着秋雨的降临而纷纷飘落,我和妈妈遗憾地看着地上的桂花。突然,妈妈灵机一动,从屋里拿出一个能接住桂花的筛子,我和妈妈一边看着桂花在雨中飘洒下来,一边想起了书本中写的“摇桂花”。后来,妈妈用落下来的桂花制作了桂花

茶和桂花糕,每每想起,我的记忆深处满是跟妈妈一起看过的那场温馨的“桂花雨”,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工作后,我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,内心依然欢喜。一个午后,走出楼梯间,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里,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。寻着这风,在被我命名为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里,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,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去感受它们的清甜。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,开得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浓郁的香气和饱满的身姿,持续一到两个星期,所以在那期间,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,驻足凝望长在高处的花簇,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,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,香气减退,逐渐凋零。

通勤途中,我惊叹于飘入地铁站的桂花香,小小的生命似乎包裹整个世界,在鞋底、在指尖、在发梢,仿佛在每一个缝隙中都能察觉到它们的影子,唤醒人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逐渐麻木的嗅觉以及触觉,找回对时令的感知,以及和自然万物的共鸣。它们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,也是我们独有的词汇,提醒着我生活虽艰辛,但还有它们在这拥挤的钢筋水泥的“丛林”中相伴相守,好似平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而那清香而微甜的气味,带着一丝远方的思念,似乎在和我约定着来年再见。

还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在桂花树下接桂花的情形。因为下雨,满树的桂花随着秋雨的降临而纷纷飘落,我和妈妈遗憾地看着地上的桂花。突然,妈妈灵机一动,从屋里拿出一个能接住桂花的筛子,我和妈妈一边看着桂花在雨中飘洒下来,一边想起了书本中写的“摇桂花”。后来,妈妈用落下来的桂花制作了桂花

茶和桂花糕,每每想起,我的记忆深处满是跟妈妈一起看过的那场温馨的“桂花雨”,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工作后,我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,内心依然欢喜。一个午后,走出楼梯间,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里,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。寻着这风,在被我命名为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里,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,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去感受它们的清甜。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,开得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浓郁的香气和饱满的身姿,持续一到两个星期,所以在那期间,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,驻足凝望长在高处的花簇,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,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,香气减退,逐渐凋零。

通勤途中,我惊叹于飘入地铁站的桂花香,小小的生命似乎包裹整个世界,在鞋底、在指尖、在发梢,仿佛在每一个缝隙中都能察觉到它们的影子,唤醒人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逐渐麻木的嗅觉以及触觉,找回对时令的感知,以及和自然万物的共鸣。它们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,也是我们独有的词汇,提醒着我生活虽艰辛,但还有它们在这拥挤的钢筋水泥的“丛林”中相伴相守,好似平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而那清香而微甜的气味,带着一丝远方的思念,似乎在和我约定着来年再见。

还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在桂花树下接桂花的情形。因为下雨,满树的桂花随着秋雨的降临而纷纷飘落,我和妈妈遗憾地看着地上的桂花。突然,妈妈灵机一动,从屋里拿出一个能接住桂花的筛子,我和妈妈一边看着桂花在雨中飘洒下来,一边想起了书本中写的“摇桂花”。后来,妈妈用落下来的桂花制作了桂花

茶和桂花糕,每每想起,我的记忆深处满是跟妈妈一起看过的那场温馨的“桂花雨”,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工作后,我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,内心依然欢喜。一个午后,走出楼梯间,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里,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。寻着这风,在被我命名为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里,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,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去感受它们的清甜。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,开得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浓郁的香气和饱满的身姿,持续一到两个星期,所以在那期间,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,驻足凝望长在高处的花簇,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,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,香气减退,逐渐凋零。

通勤途中,我惊叹于飘入地铁站的桂花香,小小的生命似乎包裹整个世界,在鞋底、在指尖、在发梢,仿佛在每一个缝隙中都能察觉到它们的影子,唤醒人们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逐渐麻木的嗅觉以及触觉,找回对时令的感知,以及和自然万物的共鸣。它们是工作之余的一种慰藉,也是我们独有的词汇,提醒着我生活虽艰辛,但还有它们在这拥挤的钢筋水泥的“丛林”中相伴相守,好似平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而那清香而微甜的气味,带着一丝远方的思念,似乎在和我约定着来年再见。

还记得那次和妈妈一起在桂花树下接桂花的情形。因为下雨,满树的桂花随着秋雨的降临而纷纷飘落,我和妈妈遗憾地看着地上的桂花。突然,妈妈灵机一动,从屋里拿出一个能接住桂花的筛子,我和妈妈一边看着桂花在雨中飘洒下来,一边想起了书本中写的“摇桂花”。后来,妈妈用落下来的桂花制作了桂花

茶和桂花糕,每每想起,我的记忆深处满是跟妈妈一起看过的那场温馨的“桂花雨”,它一直陪伴着我成长。

工作后,我无意间在天台上又探寻到了桂花的踪迹,内心依然欢喜。一个午后,走出楼梯间,迎面吹来的一阵秋风里,裹挟着熟悉的桂花香。寻着这风,在被我命名为“小径分岔的花园”里,我找到了其中仅有的几棵桂花树,我悄悄将鼻尖凑上去去感受它们的清甜。知晓它们的花期不长,开得最盛的时候大概能让浓郁的香气和饱满的身姿,持续一到两个星期,所以在那期间,我每天都会去和它们相会,驻足凝望长在高处的花簇,也仔细观察近处圆润的花瓣,直到它们开始干瘪枯萎,香气减退,逐渐凋零。